

闻一多 精边集

雨露 杜黎明等 / 编



现代文学名家书系

语文新课标必读

远方出版社

语文新课标必读·现代文学名家书系

闻一多精选集

雨露 杜黎明等/编



远方出版社

责任编辑:王顺义

封面设计:秋 枫

语文新课标必读
现代文学名家书系·闻一多精选集

编 者	雨露 杜黎明等
出 版	远方出版社
社 址	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
邮 编	010010
发 行	新华书店
印 刷	北京市通州大中印刷厂
开 本	850×1168 1/32
字 数	4600 千
版 次	2004 年 10 月第 1 版
印 次	200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印 数	1—3000
标准书号	ISBN 7-80595-989-7/G·350
总 定 价	1056.00 元
本册定价	25.00 元

远方版图书,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。
远方版图书,印装错误请与印刷厂退换。

前言

“中国现代文学”的起讫，为 1917 到 1949，约三十年。它的发生，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标志，因此往往也作“五四新文学”。

中国现代文学上承古代、近代文学，下启 1949 年之后的当代文学，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文学时期。活跃在这一时期的作家，如鲁迅、郭沫若、茅盾、巴金、老舍、冰心、沈从文、丁玲、闻一多、徐志摩、萧红等，他们以他们的小说、散文、新诗、戏剧作品，铸就了中国现代文学的辉煌。

轻推现代文学之门，一阵现代白话的清新之风拂面而来。它一扫骈文八股整齐划一的晦涩与沉闷，开始在现代生活的黑白琴键上弹奏自由、潇洒而灵动的旋律。我们和老舍一起品评红墙碧瓦的北京城，见林语堂点起烟斗思量秋天的况味，与徐志摩挥手与康桥话别，共鲁迅笔走游龙写下没齿不忘的纪念；我们窥视到社会动荡中人们精神的嬗变，震撼于内忧外患下华夏土地上的悲鸣，感受着死水微澜中的垂死挣扎，体味着先知先觉的人们内心的悸动。

然而时代转身的脚步急促踉跄，许多作家与作品虽石

破天惊，却终因社会生活幕换景移，过早地归沉于历史的深渊。有鉴于此，本社经过精心选择，收集了中国现代文学时期里做出重要成绩的作家的中、短篇小说及诗歌、散文的代表作，每人汇成一集，分则可见某一作家创作的基本面貌和实绩，合则可以总览现代文学创作的总体成就。期待年轻的读者们能重新发现进而体会到它们的启蒙意义，再次敲响那一架架思想的沉钟。

盼望这钟声不息！

五四的精神不息！

文学的发轫不息！

编 者

目 录

《女神》之地方色彩	[1]
《新阳关三叠》.....	[6]
文艺与爱国 纪念三月十八	[8]
诗的格律	[10]
《烙印》序	[18]
《西南采风录》序	[21]
时代的鼓手读田间的诗.....	[23]
田间：《多一些》.....	[25]
田间：《人民的舞》	[26]
新文艺和文学遗产	[27]
诗与批评	[30]
《三叠鼓》序	[37]
艾青和田间	[39]
战后文艺的道路	[41]
画 展.....	[48]
家族主义与民族主义	[51]
复古的空气	[55]

现 代 文 学 名 家 书 系

伟大的事实不朽的意义给教导团诸君致敬	[66]
可怕的冷静	[71]
愈战愈强	[74]
关于儒·道·土匪	[77]
一个白日梦	[83]
什么是儒家中国士大夫研究之一	[86]
五四运动的历史法则	[91]
“五四”新想	[96]
妇女解放问题	[98]
谨防汉奸合法化	[102]
兽·人·鬼	[104]
一二·一运动始末记	[106]
最后一次的讲演	[109]
抗 争	[112]
心 跳	[114]
夜	[131]
《序诗》	[133]

《女神》之地方色彩

现在的一般新诗人——新是作时髦解的新——似乎有一种欧化的狂癖，他们的创造中国新诗的鹄的，原来就是要把新诗做成完全的西文诗（有位作者曾在《诗》里讲道他所谓后期的作品“已与以前不同而和西洋诗相似”，他认为这是新诗的一步进程，……是件可喜的事）。《女神》不独形式十分欧化，而且精神也十分欧化的了。《女神》当然在一般人的眼光里要算新诗进化期中已臻成熟的作品了。

但是我从头到今，对于新诗的意义似乎有些不同。我总以为新诗径直的“新”的，不但新于中国固有的诗，而且新于西方固有的诗；换言之，他不要做纯粹的本地诗，但还要保存本地的色彩，他不要做纯粹的外洋诗，但又要尽量地吸收外洋诗的长处；他要做中西艺术结婚后产生的宁馨儿。我以为诗同一切的艺术应是时代的经线，同地方的纬线所编织成的一匹锦；因为艺术不管他是生活的评也好，是生命的表现也好，总是从生命产生出来的，而生命又不过时间与空间两个东西的势力所遗下的脚印罢了。在寻常的方言中有“时代精神”同“地方色彩”两个名词，艺术家又常讲自创力 originality，各作家有

各作家的时代与地方，各团体有各团体的时代与地方，各不皆同；这样自创力自然有发生的可能了。我们的新诗人若时不时不忘我们的“今时”同我们的“此地”，我们自会有自创力，我们的作品自既不同于今日以前的旧艺术，又不同于中国以外的洋艺术。这个然后才是我们翘望默祷的新艺术了！

我们的旧诗大体上看来太没有时代精神的变化了。从唐朝起我们的诗发育到成年时期了，以后便似乎不大肯长了，直到这回革命以前，诗的形式同精神还差不多是当初那个老模样（词曲同诗相去实不甚远，现行的新诗却大不同了）。不独艺术为然，我们的文化的全体也是这样，好象吃了长生不老的金丹似的。新思潮的波动便是我们需求时代精神的觉悟。于是一变而矫枉过正，到了如今，一味地时髦是鹭，似乎又把“此地”两字忘到踪影不见了。现在的新诗中有的“德谟克拉西”，有的是泰果尔，亚坡罗，有的是“心弦”“洗礼”等洋名词。但是，我们的中国在那里？我们四千年的华胄在那里？那里是我们的大江，黄河，昆仑，泰山，洞庭，西子？又那里是我们的《三百篇》，《楚骚》，李，杜，苏，陆？《女神》关于这一点还不算罪大恶极，但多半的时候在他的抒情的诸作里他并不强似别人。《女神》中所用的典故，西方的比中国的多多了，例如 Apollo, Venus, Cupid, Bacchus, Prometheus, Hygeia!! 是属于神话的；其余属于历史的更不胜数枚举了。《女神》中的西洋的事物名词处处都是，数都不知从那里数起。

《凤凰涅》的凤凰是天方国的“菲尼克司”，并非中华的凤凰。诗

人观画观的是 Millet 的 Shepherdess, 赞像赞的是 Beethoven 的像。他把羡慕的工人是炭坑里的工人, 不是人力车夫。他听到鸡声, 不想是笙簧的律吕而想着 orchestra 的音乐。地球的自转公转, 在他看来, “就好象一个跳舞着的女郎”, 太阳又“同那月桂冠儿一样”。他的心思分驰时, 他又“好象个受着磔刑的耶稣”。他又说他的胸中象个黑奴。当然《女神》产生的时候, 作者是在一个盲从欧化的日本, 他的环境当然差不多是西洋的环境, 而且他读的书又是西洋的书; 无怪他所见闻, 所想念的都是西洋的东西。但我还以为这是一个非常的例子, 差不多是畸形的情况。若我在郭君的地位, 我定要用一种非常的态度去应付, 节制这种非常的情况。那便是我要时时刻刻想着我是个中国人, 我要做新诗, 但是中国的新诗, 我并不要做个西洋人说中国话, 也不要人们误会我的作品是翻译的西文诗; 那么我著作时, 庶不致这样随便了。郭君是个不相信“做”诗的人; 我也不相信没有得着诗的灵感者就可以从揉炼字句中作出好诗来。但郭这种过于欧化的毛病也许就是太不“做”诗的结果。选择是创造艺术的程序中最紧要的一层手续, 自然的不都是美的; 美不是现成的。其实没有选择便没有艺术, 因为那样便无以鉴别美丑了。《女神》还有一个最明显的缺憾那便是诗中夹用可以不用的西洋文字了。《雪朝》《演奏会上》两首诗径直是中英合璧了。我以为很多的英文字实没有用原文的必要。如 pantheism, rhythm, energy, disillusion, orchestra, pioneer 都不是完全不能翻译的, 并且有的在本集中他处已经用过译文的。实在很多次数, 他用原文, 并非因意义不能翻译的关系, 乃因

音节关系，例如我是全宇宙的 energy 的总量！

象这种地方的的确是兴会到了，信口而出，到了那地方似乎为音节的圆满起见，一门单音是不够的，于是就以“恩勒结”(ener-gy)三个音代“力”的一个音。无论作者有意地欧化诗体，或无意地失于检点，这总是有点讲不大过去的。这虽是小地方，但一个成熟的艺术家，自有余的精力顾到这里，以谋其作品之完美。所以我的评也许不算过分罢？

我前面提到《女神》之薄于地方色彩的原因是在其作者所居的环境。但环境从来没有对于艺术产品之性质负过完全责任，因为单是环境不能产生艺术。所以我想日本的环境固应对《女神》之内空负一份责任，但此外定还有别的关系。这个关系我疑心或就是《女神》之作者对于中国文化之隔膜。我们在前篇已看到《女神》怎样富于近代精神。近代精神即西方文化不幸得很，是同我国的文化根本地背道而弛的；所以一个人醉心于前者定不是对于我国文化真能了解，深表同情者。我们看他回到上海，他只看见游闲的尸，淫器的肉，长的男袍，短的女袖，满目都是骷髅，满街都是灵柩，乱闯，乱走。

其实他那知道“满目骷”“满街灵柩”的上海实在就是西方文化遗下的罪孽？受了西方的毒的上海其实又何异于受了西方的毒的东京，横滨，长崎，神户呢？不过这些日本都市受毒受的更彻底一点罢了。但是这一段闲话是节外生枝，我的意是要把出《女神》的作者对于中国，只看见他的坏处，看不见他的好处。他并不是不爱中国，而他确是不爱中国的文化。我个人同《女神》的作者的态度不同之处是

在：我爱中国固因他是我的祖国，而尤因他是有他那种可敬爱的文化的国家；《女神》之作者爱中国，只因他是他的祖国，因为是他的祖国，便有那种不能引他的敬爱的文化，他还是爱他。爱祖国是情绪的事，爱文化是理智的事。一般所提倡的爱国专有情绪的爱就够了；所以没有理智的爱并不足以诟病一个爱国之士。但是我们现在讨论的另是一个问题，是理智上爱国之文化的问题。（或精辨之，这种不当称爱慕而当称鉴赏。）

爱国的情绪见于《女神》中的次数极多，比别人的集中都多些。《棠棣之花》，《炉中煤》，《晨安》，《浴海》，《黄浦江口》，都可以作证。

但是他鉴赏中国文化的地点少极了，而且不彻底，在《巨炮之教训》里他借托尔斯泰的口气说道我爱你是中国人。我爱你们中国的墨与老。在《西湖纪游》里他又称赞那几个肃静的西人一心勘校原稿。但是既真爱老子为什么又要作“飞奔”，“狂叫”，“燃放”的人呢？为什么又要吼着啊啊！不断的毁坏，不断的创造，不断的努力哟。《立在地球边上放号》我崇拜创造的精神，崇拜力，崇拜血，崇拜心脏；我崇拜炸弹，崇拜悲，崇拜破坏；《我是个偶像崇拜者》我要看你‘自我’的爆裂开出血红的花来哟！

《新阳关三叠》

我不知道他的到底是个什么主张。但我只觉得他喊着创造，破坏，反抗，奋斗的声音，比倡道慈，俭，不敢先的三宝的声音太多了，所以我就决定他的精神还是西方的精神。再者他所歌讴的东方人物如屈原，聂政，聂，都带几分西人的色彩。他爱庄子是为他的泛神论，而非为他的全套的出世哲学。他所爱的老子恐怕只是托尔斯泰所爱的老子。墨子的学说本来很富于西方的成分，难怪他也不反对。

《女神》的作者既这样富于西方的激动的精神，他对于东方的恬静的美当然不大能领略。《密桑索罗普之夜歌》是个特别而且奇怪的例外。《西湖纪游》不过是自然美之鉴赏。这种鉴赏同鉴赏太宰府，十里松原的自然美，没有什么分别。

有人提倡什么世界文学。那么不顾地方色彩的文学就当有了托辞了吗？但这件事能不能是个问题，宜不宜又是个问题。将世界各民族的文学都归成一样的，恐怕文学要失去好多的美。一样颜色画不成一幅完全的画，因为色彩是绘画的一样要素，将各种文学并成和种，便等于将各种颜色合成一种黑色，画出一张 sketch 来。我不知

道一幅彩画同一幅单色的 sketch 比,那样美观些。西谚曰“变化是生活的香料”。真要建设一个好的世界文学,只有各国文学充分发展其地方色彩,同时又贯以一种共同的时代精神,然后并而观之,各种色料虽互相差异,却又互相调和。这便正符那条艺术的金科玉臬“变异中之一律”了。

以上我所批评《女神》之处,非特《女神》为然,当今诗坛之名将莫不皆然,只是程度各有深浅罢了。若求纠正这种毛病,我以为一桩,当恢复我们对于旧文学的信仰,因为我们不能开天辟地(事实与理论上是万不可能的),我们只能够并且应当在旧的基石上建设新的房屋。二桩,我们更应了解我们东方的文化。东方的文化是绝对地美的,是韵雅的。东方的文化而且又是人类所有的最彻底的文化。哦!我们不要被叫嚣犷野的西人吓倒了!东方的魂哟!雍容温厚的东方的魂哟!不在檀香炉上袅袅的轻烟里了,虔诚的人们还膜拜些什么?东方的魂哟!通灵清澈的东方的魂哟!不在幽篁的疏影里了,虔诚的人们还供奉着些什么?

文艺与爱国 纪念三月十八

铁狮子胡同大流血之后《诗刊》就诞生了，本是碰巧的事，但是谁能说《诗刊》与流血文艺与爱国运动之间没有密切的关系？“爱国精神在文学里，”我让德林克瓦特讲，“可以说是与四季之无穷感兴，与美的逝灭，与死的逼近，与对妇人的爱，是一种同等重要的题目。”爱国精神之表现于中外文学里已经是层出不穷，数不胜数了。爱国运动能够和文学复兴互为因果，我只举最近的一个榜样爱尔兰，便是明确的证据。我们的爱国运动和新文学运动何尝不是同时发轫的？他们原来是一种精神的两种表现。在表现上两种运动和向是分道扬镳的。我们也可以说正因为他们没有携手，所以爱国运动的收效既不大，新文学运动的成绩也就有限了。

爱尔兰的前例和我们自己的事实已经告诉我们了：这两种运动合起来便能互收效益，分开来定要两败俱伤。所以《诗刊》的诞生刚刚在铁狮子胡同大流血之后，本是碰巧的；我却希望大家要当他不是碰巧的。我希望爱自由，爱正义，爱理想的热血要流在天安门，流在铁狮子胡同，但是也要流在笔尖，流在纸上。

同是一种热烈的情怀，犀利的感觉，见一片红叶掉下地来，便要百感交集，“泪浪滔滔”，见了十三龄童的赤血在地下踩成泥浆子，反而漠然无动于衷。这是不是不近人情？我并不要诗人替人道主义同一切的什么主义捧场。因为讲到主义便是成见了。理性铸成的成见是艺术的致命伤；诗人应该能超脱这一点。诗人应该是一张留声机的片子，钢针一碰着他就响。他自己不能决定什么时候响，什么时候不响。他完全是被动的。他是不能自主，不能自救的。诗人做到了这个地步，便包罗万有，与宇宙契合了。换句话说，这就是所谓伟大的同情心艺术的真源。

并且同情心发达到极点，刺激来得强，反动也来得强，也许有时仅仅一点文字上的表现还不够，那便非现身说法不可了。所以陆游一个七十衰翁要“泪洒龙床请北征”，拜伦要战死在疆场上了。所以拜伦最完美，最伟大的一首诗也便是这一死。所以我们觉得诸志士们三月十八的死难不仅是爱国，而且是最伟大的诗。我们若得着死难者的热情的一部分，便可以在文艺上大成功；若得着死难者的热情的全部，便可以追他们的遗迹，杀身成仁了。因此我们就将《诗刊》开幕的一日最虔诚的献给这次死难的志士们了！

诗的格律

一

假定“游戏本能说”能够充分的解释艺术的起源，我们尽可以拿下棋来比做诗；棋不能废除规矩，诗也就不能废除格律。（格律在这里是 form 的意思。“格律”两个字最近含着了一点坏的意思；但是直译 form 为形体或格式也不妥当。并且我们若是想起 form 和节奏是一种东西，便觉得 form 译作格律是没有什么不妥的了。）假如你拿起棋子来乱摆布一气，完全不依据下棋的规矩进行，看你能不能得到什么趣味？游戏的趣味是要在一种规定的条律之内出奇致胜。做诗的趣味也是一样的。假如诗可以不要格律，做诗岂不比下棋，打球，打麻将还容易些吗？难怪这年头儿的新诗“比雨后的春笋还多些”。我知道这些话准有人不愿意听。但是 Bliss Perry 教授的话来得更古